

## 名城诗坛

田应刚

# 公园即景 (三章)

### 银杏叶

银杏叶落在草坪里  
落在孩子们的身边  
天空似乎更生动了一些

银杏叶和孩子们  
互不干扰  
他们各玩各的

一阵风吹过来  
银杏叶扭扭捏捏  
依依恋恋

似乎不想离去  
似乎还想在绿草茵茵里  
和暖暖的霞光  
多耍一会儿

### 樱花

樱花铺满了小路  
挤挤攘攘的  
像没有融化的雪  
也像绵软软的丝绸

风走了 雨走了  
樱花没有走  
樱花的馨香没有走

生长樱花的枝条没有走  
穿梭在枝叶间的鸟儿  
也没有走

它们叽叽喳喳的  
似乎要用清脆的歌声  
挽留一下  
匆匆忙忙的日子

### 鸭子花

不清楚这株鸭子花  
是怎么跑进来的  
又是怎么挤进  
一排树的中间

可以清楚的是  
它不是作为景观培植的  
景观植物都有庞大的家族  
比如旁边的玫瑰与菊花

可以清楚的是  
这株鸭子花长大了  
那些树没有排挤它  
那些花也没有笑话它

那群可爱的孩子们  
还对它  
露出难得的微笑

还可以清楚的是  
鸭子花开花了  
花朵粉白粉白的

几只蜜蜂和蝴蝶  
正在浅黄浅黄的花蕊里  
忙个不停

李光辉

# 小九九 (外一首)

在数九寒天  
如果你以加法来计数  
就会让整个冬季  
显得有些漫长

如果背着九九乘法口诀  
来计算冬季的日子  
你会发现  
时间过得真快

在这个过程中  
除了九九以外  
你还可根据自己的情况  
打一点小九九

比如在下雪的时候  
你可叫上亲友  
在松软的地面上  
打一场雪仗

比如在加班的时候  
你可放下活计  
在僵硬的椅子上  
打一个瞌睡

### 娇耳汤

医圣或许知道  
一个娇耳  
含有的热量  
是多少焦耳

因为他亲自研制了  
娇耳的配方  
成为那个时候  
治疗耳部冻疮的良药

娇耳以羊肉为馅  
以药材相伴  
在热汤的怀抱里  
发生了奇特的反应

那些父老乡亲  
纷纷吃下娇耳  
浑身便发热起来  
耳朵便暖和起来

从此以后 冬天不再寒冷  
从此以后 耳朵不再娇气

吴明泉

# 栽洋芋

寒冬里 暖阳倾洒光芒  
为褐色土地披上梦幻衣裳  
我俯下身  
于暖阳中种下洋芋  
种下希望的诗行

风 在远处徘徊  
暖阳轻柔 将我的影子拉长  
洋芋种裹着暖暖的梦  
投入泥土的怀抱  
等待命运交响

这冬日的暖  
是希望的温床  
让沉睡的种子不再迷茫  
我用粗糙的手翻开泥土  
如同打开岁月的密藏

栽下洋芋 也种下期待  
在暖阳的注视下静静守望  
想象着它们在黑暗中萌动  
似蛰伏的梦  
即将展翅翱翔

田边的枯草  
在暖风中轻晃  
像是在为这场播种吟唱  
冬日的暖阳抚慰着每一寸土地  
也温暖我心底的渴望

或许 生活会有风雪阻挡  
但此刻的暖给力  
待到来年  
洋芋花开漫出芬芳  
绽放出最美的模样

## “悦”遵义·名家看遵义

阿来

# 十二背后(下)

我这么想象时，望着天坑四壁上的绿色植物，和天坑上方的天空。那是一方狭长的、边缘柔和的空洞。一条天青色的空虚。我拍下这狭长条的淡蓝天空，发到微信里。反应马上就来了。有朋友直接引《道德经》：“谷神不死，是谓玄牝。”阴阳嘛，阴阳割昏晓嘛。阴阳是东方智慧中一种整体性把握。

然后起身，沿曲折的梯步，到另一个洞，天坑出现前原本就连为一体的洞。

现在，两者相距几百米远。这段距离长满茂盛的植物。相当多种类的蕨与苔。还遇到一种特别的竹子，刺竹。顾名思义，竹身有刺。

使地穴塌陷为天坑的该是一场地震吧？是地层猛烈错动才使洞顶崩塌的吧？不然，不能解释天坑两端两个洞口间近百米的落差和那些整齐的断壁。我们乘电梯上了断崖，到达另一个洞口平台上。对面，一道瀑布，贴着几乎垂直的崖壁飞坠而下，也是和这个洞口平齐的对面崖壁靠顶处，绿树掩映中，现出又一个洞口，无路可去，只能遥望。一行人根据自己的喜好，在洞中穿行时，已经应主人之邀命名了一些洞中之洞。我没有命名。我说我要想想。现在主人又说，要么你就命名这个洞吧。我说那就叫天荒洞好了。身处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确实只感觉造化的伟力，只感到地老天荒。

我把脚下一块石头踢下悬崖。因为想起洪堡传记里的一句话：“他们还将石块踢下悬崖，听其回声，以此推算悬崖的高度。”

洪堡是带着很多测量仪器的，但有些时候，也会采用这种简单的方法。

现在，我们再次进入洞穴，看水的创造。

也许是水在创造前一个洞穴时，觉得工程推进得过于粗放，只是急于造成地下复杂而巨大的空间，却没有在局部做精细的打磨。所以，巨洞造成后，水在这里继续从事精细的装修工作。还是水，天无三日晴的贵州的雨水。天水落下俘获了空气中更多的二氧化碳，渗透进地表，溶解洞顶岩石中的碳酸钙，渗出洞底岩层，滴滴下坠，又是多少个万年的工夫，造成一个细腻光润的钟乳石世界。用钟乳石吊顶，用钟乳石挂壁，用钟乳石镶嵌深潭的边缘，在空间最阔大处，用钟乳石制造廊柱。造帐幔、造灯台、造龕、造慢动作的水滴计时器，不是人间倏忽而逝的分分秒秒，而是缓慢之极的地质时间。我数了一滴水，晃悠悠悠，从聚拢成形，到下坠开出一朵水花，发出一声滴答，一共用了三十多秒人类时间。这滴水在造一根上下衔接的柱

子。这根柱子的造成，至少还要好几个一万年。也许比人类学会用火，到今天可以用火冶炼各种矿物，用火烹制各种食物的时间还要漫长。

我想伸手抚摸一下柱头，但终究没有，我怕这一伸手，抹去的那点乳浆，就是几十年的时间。

水蚀空石头，同时，水制造石头。旧的石头，变成新的石头。几个小时时间，在洞穴中，粗览了几亿年岩石的历史。

出洞了。出了洞，就是光，是草、树、云、人。鸟飞，虫鸣，风吹。出了洞，又回到了人类时间。一天，一夜，一月，一年。

洞口就是一道水的飞帘。站在那里，任水沫扑面，不由得想起李白的诗：“飞梯绿云中”，“珠箔悬银钩”。

还发现水雾中两种植物绿光闪烁。一种开黄花的凤仙，一种开白花的梅花草。都密集地簇生于岩壁上。既然洞中行程已完，虽然警告过自己不要过分痴迷于植物分类，还是不由得俯身用手机细细拍摄，用了微距，用了广角。

又在手机上查出其种名。梅花草因子房膨大为心形，故名鸡心梅花草。

凤仙花通身略略泛红的黄，却在长距和唇瓣之间，箍着翡翠绿的萼片，故名绿萼凤仙。奇的是这凤仙的长距，在末端自卷成一个圆圈，故民间有俗称唤作金耳环。如果有当地女子穿了当地的短摆青衣，把这凤仙当耳环戴上，想是好看了。

该离开了。坐汽车去遵义乘动车。经过一个地方，名字与植物相关：旺草镇。这至少说明了此地人生活与植物的关联。当时就想，有没有更多的地名与植物相关？

在动车上用手机打开绥阳地图，居然发现那么多与植物相关的地名：茅垭镇、黄杨镇、视坝镇、青杠塘镇、蒲场镇、茅盖顶、茅盖峰、岩岗嶺、茶坪和箐湾。如果有一张更详尽的地图，相信这个名单还可以延伸。好一个蕨藓繁茂的植物大世界！

用洪堡的话说，这就是人类用直接经验认知的“自然最宏大的面相”。

列车高速行驶，很快就冲出了灰白岩石构成的峰与岭的包围，冲下了喀斯特地貌的贵州高地，由东南向西北进入了四川盆地。眼前，一座座覆满了松与柏、栎与栎的低缓丘陵，间或露出的岩壁变成了赭红色。和黔北的那些石灰岩一样，这种红砂岩也是在遥远的地质年代，在水底沉积而成。只是更容易风化为泥土，如此才造成了物产更为丰饶的四川盆地。1872年，一个叫李希霍芬的德国地质学家从秦岭南下，

深入四川盆地，就注意到这种布满整个四川盆地的红色砂岩和由其风化而成的沃土，在其著作《四川记》中将其命名为红色盆地。他注意到，这个盆地，靠这种砂岩风化的沃土，靠西部高原发育的河流，早在先秦时期，就已经发展出成熟可靠的灌溉农业。

列车飞速行进，穿行在盆地中央的丘陵地带，一条条江流蜿蜒相伴，嘉陵江、渠江、涪江、沱江、岷江，赭红色的岩石不断露出一个个纹理鲜明的剖面。

动车停靠大足站。大足，由唐至宋，在十数处易于雕凿的红砂岩上，开造了众多石窟、众多佛菩萨造像。在这里，佛教造像终于完成了全然中国化的过程。佛教的时空观念更加宏观，与世界相始终，一个劫也就相当于一个地质上的时间单元。而人的存在只是一弹指，生命的绽放只在须臾刹那之间。

第二天，清晨，乘飞机去川西高原。机翼下，高原夷平面上众多的海子在初升太阳照耀下金光闪烁。最近一个冰期结束时，高原顶部的冰川化为流水，却把怀抱中巨大的花岗岩一块块遗落荒原。

我下了飞机，踩着海拔四千多米的高山草甸，穿行在这些犹如远古兽的巨大冰漂砾间。这些石头比黔北的石灰石，比四川盆地中的红砂岩坚硬多了。它们不是在水中沉积而成，而是火山喷发，将它们从地下带到了地面。花岗岩迎着阳光的一面，云母的薄片和石英的晶粒银光耀眼。那是大地一种隐秘的语言。

攀上一块巨石东望，浮云如絮，蓝天深远。

在这个地火造成的岩石世界，一切都凝固无言，汪洋之水造成的四川盆地渺不可见，更东边的十二背后的喀斯特世界渺不可见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与我同在，在同一个地球，由宇宙的伟力推动，在幽深阔大到无边无际的宇宙中缓缓旋转。

在十二个月的背后，在黄道十二宫的背后，在十二个宇宙洪荒的背后，在众多的水成的火成的岩石背后。

(发表于《十月》)

阿来藏族，1959年出生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。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。曾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、第七届鲁迅文学奖、精神文明建设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。出版长篇小说《尘埃落定》《空山》《格萨尔王》《云中记》、散文集《就这样日益丰盛》《成都物候记》以及非虚构作品《大地的阶梯》《瞻对——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》《大河源》，电影剧本《西藏天空》《攀登者》等。



官仓柿子红

盛朝友 摄